

以實瑪利的子孫： 約旦短宣記實

蒼蘭



以實瑪利的哭泣地

每年，都會有上百萬的穆斯林到沙特阿拉伯的麥加朝聖。朝聖(Hajj)，是伊斯蘭的五大信心支柱之一，每一個穆斯林只要有可能，一生中至少要有一次到麥加朝聖。朝聖的終點，是一個由大理石築成的立方型的建築物(Kaaba)，每一個朝聖者都要圍繞這個建築物逆時針方向走七圈。按穆斯林的傳統說法，這個方石最初是亞伯拉罕和其子以實瑪利為敬拜神所建的，是伊斯蘭最為聖潔的地方。每一天，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向著麥加這塊方石禱告。

方石所在之地，按照伊斯蘭的傳統，是神聽見以實瑪利哭泣的地方。亞伯拉罕老來無子，妻子撒拉便讓其與自己的女僕夏甲同房，生下了兒子以實瑪利。後來，撒拉蒙神的眷顧，老年懷孕生子以撒。以撒出生後，撒拉不容以實瑪利留在家中，將其與母親夏甲趕走。母子二人在曠野走迷了路，水用盡了，夏甲不忍看孩子這樣便死掉，把他放在樹底下。以實瑪利放聲大哭。神聽見了以實瑪利的哭聲，通過天使向夏甲顯現，讓她看到一口水井，使孩子有水喝。神也再次祝福以實瑪利，稱其必將成為大國(創世記二十一-18)。阿拉伯人認為自己的先祖是在神的保佑下在曠野長大的以實瑪利，伊斯蘭

教的創始人穆罕默德是以實瑪利的後裔，穆斯林也自己認為是以實瑪利的子孫。在約旦，我第一次走進了他們的生活。

我的耶路撒冷房東

“Ahalanwasahallam! Ahalanwasahallam!” (歡迎！歡迎！)到約旦的第一天，我和室友散步回來，剛到家門口就聽到熱情的問候聲。這是我們的房東，和藹的阿拉伯老媽媽向著我們熱情的招手。她的熱情，使剛到異國他鄉的我們心裏暖暖的。

不久後，一天回家時，發現忘記帶鑰匙，而室友們還沒有回來。按當地的習慣，一個女子獨自在門外徘徊會招人非議，於是，我決定前去探訪我的房東媽媽。老媽媽見我來拜訪，非常高興，拿出各種各樣的甜點和茶品招待我。她非常喜歡旅遊，曾到過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那趟中國行給她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那時候，她怎麼也沒有想到會在自己家中接待來自中國的女士。

我們很快就無話不談，她開始給我介紹家中的壁畫和收藏。壁畫，是美麗耶路撒冷古城；收藏，是古城中著名的金頂清真寺的浮雕和瓷盤。「你知道嗎？我祖祖輩輩都是在耶路撒冷生活的，他們居



作者與房東合攝

然說我們是外族人！」以巴戰爭期間，她和很多巴勒斯坦同胞一樣，被趕出了自己的家園，以難民的身份來到約旦。

這位和藹可親的老媽媽，也是一個飽受戰爭蹂躪的人，同時也是一個被仇恨捆綁的人。在約旦，這樣的人很多，這個人口只有500萬的國家，單單是幾次以巴戰爭中湧入的巴

勒斯坦難民就超過了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因為政府的相對開放，約旦也成了中東地區其他國家難民逃難時的首選。在我的學生和朋友中，就有很多來自巴勒斯坦、伊拉克、索馬里和蘇丹的難民。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背井離鄉，家破人亡的故事；每一個人心底，都有難以釋懷的仇恨。對這些難民，我有著深深的同情。而當他們和我分享他們的苦難與仇恨時，我也就有了談論饒恕的機會。

「饒恕，我怎麼能夠饒恕那些侵略者？」老媽媽說。

我問她：「你敬畏神，是嗎？你知道嗎，正因為在神的裏面有饒恕，我們才能夠敬畏祂。如果神不饒恕我們的過犯，我們誰能站立在祂面前呢？」

於是，在那靜靜的夜裏，看著如水的月光，我們談戰爭，談正義，談饒恕，談盼望。我用詩篇一三零篇與老媽媽分享，並談到耶穌在十字架上對他的仇敵的原諒。

老媽媽跟我說：「我們穆斯林不相信耶穌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相信，因為我來自耶路撒冷。我恨猶太人，因為他們殺死了耶穌。你們基督徒不是也恨猶太人嗎？」

我說：「不，我們不恨猶太人。因為我們知道，雖然表面上是猶太人和羅馬人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穌的血卻是為我們每一個人而流，是為了洗淨我們每一個人的罪。而且當耶穌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刻，心裏沒有絲毫恨，只有憐

憫和饒恕。祂甚至為那些釘死祂的猶太人和羅馬人禱告，懇求天父原諒、赦免這些人，因為他們不明白他們所做的事情。」

在微涼的晚風中，我和這位來自耶路撒冷的老媽媽坐在陽臺上，談著為甚麼我們要原諒仇敵，為甚麼我們的盼望不能建立在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政治領袖身上，而是要建立在那個「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的永恆的君王身上。

來自葉門的牙醫

我教英語的語言中心旁是一個環型公園，夜幕降臨之後很多人會到這裏納涼。我也常常在下課後到這裏，與婦女們聊天並向她們學習阿拉伯文。很快，我就和一個來自伊拉克的老媽媽交上了朋友。她的英語雖然有限，但很熱情，經常把我介紹給公園裏的其他人，有了她的協助，我得以迅速融入公園的人群中。

一天，我拿著當天學阿拉伯語的筆記問伊拉克老媽媽一些單詞，老媽媽又是叫來幾個人幫我翻譯。談笑之間，我注意到不遠處坐著兩個穿黑色罩袍戴黑色面紗的女子，她們前面坐著一個男子，其中的一個女子常常回頭來看向我這邊。因為聽說過穆斯林一夫多妻，而丈夫對妻子管束甚嚴，我因此猜想這可能是一個丈夫在向對妻子們訓話，警戒她們不要像我這個外族女子般「拋頭露面」。

正在這樣胡亂猜想的時候，那個常回頭看我的女子走了過來，用很緩慢但是很連貫的英語對我說：「我是從葉門(或稱也門)來的牙醫，懂英語，我可以教你阿拉伯語。」

說著，便坐在我身邊，拿過我的筆記本，一個一個單詞地教我。過了一會，她的同伴站了起來。她抱歉地跟我說：「我要和我的哥哥姐姐一起走了。我來約旦是因為父親因椎間盤突出，正在安曼的一家醫院接受手術，下個星期我就回葉門了。」

我問她可不可以留下她和她父親的姓名，我好為他們禱告，她用阿拉伯文和英文很認真地寫下了他們的名字，然後和我擁抱道別。

突然，已經走出去的她又折了回來。面紗遮住了她的表情，但她雙眸卻閃著柔和寧靜的神情。她說：「真高興在這裏遇到你，謝謝你願意為我和我父親禱告。我覺得你身上有一些東西與其他人不同，我可以和你拍一張合照嗎？這樣我會好好記住你。」

一種說不清的感動突然充滿了我，這個蒙在面紗下的女子，不但有樂於助人的心腸，還有極其敏銳的感觸。只因為我答應為她禱告，她就感覺到我的內心裏有一個不同的世界。



與來自葉門(也門)的牙醫合攝

我不知她現在是否仍保留著我們當時的合影，是否偶爾會想起她曾在約旦邂逅的這個亞洲女子。我仍然珍藏著她寫給我的名字，也時常想到她露在面紗外的眼睛。當時，我沒有機會跟她分享藏在我心中的寶藏，但是，我常常為她和她的一家禱告，求神看護、保守他們。願他們總有一天，能夠開口稱阿爸父神，以耶穌的名為自己禱告，為神的國禱告！

莉娜的家宴

我的班上有一個非常虔誠的穆斯林女孩子，名叫莉娜。她是我們教過的學生中唯一戴面紗的女子。第一次見到這個把自己蓋得嚴嚴實實，只剩一雙眼睛注視著我的女子坐在自己的課堂上，我在懷疑自己能不能和這個特別的學生交流。可是，我很快就發現這個把自己裹在黑色罩袍、白色面紗下的女孩，有一顆非常活潑的心。她不但在課堂上積極發言，而且常常會作出一些頑皮可愛的小動作。

一次下課後，我請她喝飲品，告訴她說：「莉娜，你知道嗎，你有一雙非常美麗的大眼睛，我也知道，你有一顆活潑單純的心。」

這一句話竟給我帶來一個久久的、緊緊的擁

抱。從此，我們成了好朋友。一下課，她就愛抓住我的手聊天。她告訴我，她所以戴面紗，是因為要以此來表達她對所相信的真神「安拉」順服。雖然天氣炎熱，但這種順服給她的平安使她內心感到很清涼。此外，「我的未婚夫喜歡我戴面紗的。他開始追求我正是因為我戴面紗。」她補充道。

我不會忘記莉娜和她的母親為我們舉行的家庭宴會。這是一個純女性的聚會，被邀請的只有我們幾個女教師。而家裏的男主人，包括莉娜的父親和她的哥哥全都刻意迴避了。莉娜的母親為我們準備了極為豐盛的晚宴。一個直徑超過兩米的精美的大銅盤上，堆滿了各色各樣精心烹製的食品。另外一個四方桌上則擺滿了甜點，光是這些餐後甜點，主人們就準備了十多種款式。用餐過程中，莉娜的母親不斷地往我們的盤子內添加食物，甚至將食物送到我們的嘴邊，讓我們根本無法拒絕。

享用過晚餐，播音機裏播出了歡快和充滿活力的阿拉伯音樂。主客們手牽手圍成一圈，莉娜和她的姐妹們把我們的手高高舉起，母親帶領放聲高呼：「歡迎來到約旦！」接著，莉娜和她的五個姐妹就帶頭跳起了動感十足的阿拉伯舞蹈。我真的很驚訝這些平時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的阿拉伯女孩，在自己家裏這個純女性的聚會上竟然如此開放大膽。她們美麗的長髮隨著舞蹈的韻律如波浪般的搖擺，這些年青的生命散發出來的青春活力也像波浪一樣感染著我們每一個人。很快，莉娜和她的姐妹把我們也帶到舞蹈中。我們在一起盡情地跳舞，盡情地歡笑，度過了一個令我終生難忘的夜晚。

就是在這一刻，我深深地愛上了這些夏甲的孩子，以實瑪利的子孫。這些美麗的阿拉伯女子，因為受她們的信仰所束縛，在陌生人面前總是給人保守、冷漠、刻板、不可接近的感覺。可是，一旦你被她們接納，進入到她們的家庭，你就會發現她們實在是充滿活力而熱情奔放的人。莉娜，這個虔誠的穆斯林女孩子，明明知道我和其他女教師都是基督徒，還是邀請我們到她家，並且和她的母親一起盛情款待我們。神通過莉娜讓我看到，沒有甚麼種族、文化或是宗教的隔閡是不能跨越的，只要不抱

偏見，以愛心和真誠對待那些穆斯林，我們的收穫就會是愛和尊重。在這種彼此接受的交流中，我們的生命就會影響她們的生命。

摩西的蛇杖

從首都安曼南行35公里，就是摩西當年俯覽「牛奶與蜜之地」的尼波山(Mount Nebo)。山頂肅立著一個醒目雕塑，一條巨蛇婉轉迴旋地盤繞在一根生鐵築成的高達10公尺的巨柱上。這條蛇紀念著聖經上



民數記中提到的摩西造的銅蛇。摩西帶領猶太人行至以東地時，遭受火蛇的攻擊，死傷無數。神就吩咐摩西製造一條火蛇掛在杆子上，摩西就製造了一條銅蛇，掛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這銅蛇就得存活。(民二十一8-9)

仔細看，這雕塑不單單是摩西的銅蛇杖，巨柱的上方有兩條伸出的手臂，與豎立的鐵柱形成了醒目的十字，而柱子的頂端有一個微微向前下傾斜的橢圓圈，像一個十架上受難者低垂了的頭。這雕塑明明是紀念在十架上受難的主耶穌，那無罪的羔羊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用祂的寶血洗淨我們的罪，使我們在祂的裏面成為聖潔。這是義大利佛羅倫斯人吉安尼凡陶尼(Giovanni Fantoni)在1984年的傑作。這個象徵著生命，死亡和復活的雕塑靜靜地立在尼波山的山頂，俯覽著約旦河兩岸的風光，向這裏的人們述說著神的應許：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約翰福音三14-15)

在離開約旦前最後的一個週末的午後，我站在尼波山上，在摩西的銅蛇杖下俯覽約旦河對岸的迦南地，感慨紛紜。若福音通過穆斯林國家傳回耶路撒冷確實是神的應許的話，我有幸被神差派到了約

旦，這個距離耶路撒冷最近的國家。蒙神一路的看護保守，並不斷給我機會，讓我結交了很多阿拉伯婦女，並讓我深深地愛上了她們。我也有機會在這裏將耶穌舉起，與這些夏甲的孩子們分享耶穌在十字架上完成的饒恕與救贖。我現在已回到加拿大繼續我的工作和生活，然而，我不會忘記約旦這片熱土，也不會忘記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以實瑪利的子孫們。神通過這短宣之旅讓我明確了對阿拉伯穆斯林的負擔，也讓我看到只要我願意被神使用，神就會不斷開路，不斷提供機會。

以實瑪利是神聽見的意思(創世記十六11)。神應許以實瑪利的後裔會極其繁多，必將成為大國(創世記十六10；二十一18)。這些應許在神的看護下都一一實現。阿拉伯民族現在不但人口繁多，以實瑪利的後裔也建立了多個國家。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自從以實瑪利被撒拉趕出家門後，這些亞伯拉罕的子孫就一直在外流浪，至今沒有回到父親的家中。今天，我們這些原本是與神的應許無份的外邦人，因信耶穌成了亞伯拉罕屬靈的後裔，成了神的兒女。而這些先我們得到神的應許和看護的亞伯拉罕的子孫，卻一直在流浪。以實瑪利被丟棄在曠野的時候，神聽到和他的哭泣和呼喊，讓他看到了水井。今天，無數以實瑪利的子孫被一個沒有救贖能力的宗教束縛著，從來沒有真正體驗過神的慈愛和憐憫。以實瑪利的子孫們屬靈饑渴的哭泣依然在時空中迴蕩！

獻上自己，將這些以實瑪利的後裔帶回神的家裏，是福音大使命之一。在到處可以看見清真寺，時時聽到禱告的呼召(call for prayers)的地方，將耶穌高舉，是時候了。請開始禱告、預備。也許有一天，你也會踏上到中東傳福音之旅，把從耶穌來的活水江河帶給仍在屬靈饑渴中掙扎的以實瑪利的子孫。

(作者曾於2008年到約旦短宣，現居於加拿大)